

東方欲曉

楊沫

东方欲晓（一） 杨沫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448,000 印数1—110,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58 定 价：1.5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杨沫同志继《青春之歌》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全书共三部。

这部小说，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在我党领导下所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反映了一批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断成长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一幅民族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小说还塑造了几个富于正义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民的生动形象，讴歌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友谊。

本书是小说的第一部。在芦沟桥的炮声中，北平某医学院女大学生柳明结识了年轻的共产党员曹鸿远，并随他来到了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不久，曹鸿远又只身潜回敌占区北平，为买药几经周折，最后通过老教授苗振宇争取了日本医学博士佐佐木正义，利用日本大特务松崎和梅村之间的矛盾，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柳明则留在根据地，经受了“反扫荡”的严峻考验，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和医生。小说的第一部正是以曹鸿远和柳明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纠葛为线索，围绕着买药这一中心事件，正面描写了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序幕拉开后的华北形势，以及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逐渐觉醒的过程。全书的许多人物面貌也在这部中初露端倪。

小说的二、三两部，作者正在修改中，将由我社陆续出版。

前 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只是刹那的瞬间，象流星样在宇宙间一闪而过。可是，对作为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说，它却又是漫长的、曲折的——有欢乐，有痛苦，有坎坷不平的道路，也有美好幸福的回忆……

我就是这样。

我已到暮年。可是，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功名成就”，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那段生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可是，它却象被一位雕塑大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镂刻在我心上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栩栩如生，充满魅力，永远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它也象一架神奇的发动机，在我身上产生着巨大的动力，不停地鼓动我前进——再前进。……每当想到那个年代的往事，我就象喝了醇酒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欢乐。

其实，这日子是艰苦的，是异常残酷的。那时，我们这些地方上的抗日干部在敌后根据地，也和八路军健儿一样，经常处在紧张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为了行动方便，我们身边不带被

子，走到哪个村，就睡在村干部给我们借来的被子里——有时候被子里虱子滚成团，一夜夜咬得睡不成觉。夏天，只有一身单衣；冬天，只有一身棉衣——棉衣里时常连衬衣都没有，当然又是虱子滚成团……。然而那时候，我们是愉快的，是斗志昂扬的！为了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好多次，被敌人包围住了，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常是素不相识的大娘、大嫂、大伯、大哥，豁出他们的身家性命，把我认做他们的亲人救了出来……。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的品质多么崇高！多么动人！他们象一首首最美的诗，深深写在我的心上，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还有我的一些英雄的战友——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起说笑，过两天就传来他们英勇牺牲了的消息……这曾经使我异常悲痛，同时又给我增添了勇气，使我无所畏惧地继续战斗下来……

岁月流逝，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壮丽的史诗般的战争而自豪！我的青年时期没有虚度年华！从文学角度来看，我如果不是参加了那段生活，有了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文艺战士，为人民写出一点作品来。

也许正是因为常常想起那段生活，想起那些年轻轻就牺牲了的同志们的音容笑貌——我早就准备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我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也是见证人。我有责任写出那段历史的时代风貌和人物的思想情感来。我更有责任把他们刻在我心上的一个个丰碑转移到纸上来，叫人们、叫后世知道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来之不易——它是多少人用生命、用鲜血换来的呵！

一九七二年，正当“四人帮”肆虐时，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找了一间农民的小屋，开始偷偷写起《东方欲晓》来。为什么说“偷偷”呢？因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夺去了我们手中的笔，不叫我们这样的人再写作品。可是，我没听他们的，也没听一些亲友的好心劝告，决心动起笔来。几个寒冬与酷暑，我埋头写——带着病不停地写。那时，有几个好心的同志曾经警告我说：“留心！江青常上香山来。她如果要看你写的稿子就糟了……”我笑了笑。看就看吧！我豁出去了。许多战友那么年轻就牺牲了，我已年过半百，至多一死，怕什么呢？于是，我仍然坚持写下来。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写成了约七十万字的初稿。不久，“四人帮”倒了，我的稿子可以拿出来见见世面了。可是，这时候我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好象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不少地方有洞眼、有疵瑕。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我更感到我的这部作品不少地方受了“三突出”等等那套文艺模式的毒害，好象夹生饭似的。我不只恨“四人帮”对我的影响，我更恨自己政治和艺术水平的低下。我说过：“我怎么吃了，我还得怎么吐出来。”这种痛苦和损失是难以言喻的……

从此，我决心对这部作品进行返工。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把这部作品修改好。初稿中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有的人物写得“高大完美”、不真实；有关爱情的情节不敢写——即使写了也是缩手缩脚、一碰就跑；对于人物的丰富感情、复杂心理更缺乏大胆、细腻的描绘……总之，知错就得改，我只有努力按照自己的初衷，把那些燃烧着血和火的岁月，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尽量真实而集中地描绘出来。思想解放了，积累的生活便象泉水似的喷涌而出——经放手改写后，这部作品可能要有一

百二、三十万字，分成三部。现在，花了一年多时间，第一部终于完成，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第二部、第三部已有初稿，我也当尽力争取早日修改出来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不仅为了偿还我对牺牲了的战友和我所热爱的人民群众的负债，也是想为今天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春天，悄悄添上一朵小小的花儿。

最后，我要感谢对《东方欲晓》第一部的创作给予许多帮助的佟愚恒同志。这部书写了在敌占区为八路军购买药品的故事情节——我没有到敌占区工作过，没有这方面的生活——老战友佟愚恒同志曾由组织派到敌占区工作，是他提供了大量素材，我才能写出这一部作品来。

美丽的丝线应当绣出又新又艳的花朵。我虽有丝线——生活，可是由于粗拙的指法，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绣出这么一朵不太好看的花儿，奉献在读者面前。此刻，窗外寒风怒吼，我的心头也有点冷嗖嗖的。因为，我感到对不起对我抱着殷切期望的广大读者。

杨 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于北京

—

永定河边的岸柳，碧绿葱茏。一阵清风吹过，绵长的柳丝轻袅地拂打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农村正歇晌，一片静谧。空气中飘散着醉人的禾香。只有阵阵噪暑的蝉声，打破了田野的寂静。

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学生，顺着一条庄稼小道，走到河岸上的柳林里来。大概由于人声惊动，蝉声停止了，一只鸟儿突地从林子里飞了出去。这女学生身材修长袅娜，漆黑的短发前留着齐眉的刘海儿。身穿一件女学生们爱穿的月白竹布短旗袍，脚上是短袜套，圆口带袷儿的黑布鞋。模样儿朴素大方。她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河岸边，在一个沙丘上坐下，呆呆地望着河水凝神沉思着……

永定河那时常卷着泥沙奔腾咆哮的景象不见了，此刻，缓慢地潺潺地流着。静静的流水，多么象这位姑娘脸上宁静的沉思啊！她双眼凝望着不停逝去的流水，若有所思地许久没有动弹。

忽然，一双手蒙住了姑娘的眼睛。姑娘用手在上面打了一下，轻声笑道：

“苗虹，你怎么不睡午觉？”

苗虹放开手，咯咯地笑起来：

“明姐，你怎么不睡午觉？一个人偷着跑到河边来干嘛？”

是来欣赏风景呢？是来作诗呢？还是来……”

高个儿的柳明，对胖胖的苗虹微微一笑，歪着脑袋认真地说：

“小苗，我什么时候想过作诗来？我现在真想安静地想些问题。你看这里多静啊！我早晨散步时，看中了这地方。晌午睡不着觉，就跑来了。”

苗虹孩子似的蹦跳了一下，挨着柳明坐下来。她把手臂搭在柳明的肩膀上，睁大洋娃娃一般亮晶晶的圆眼睛，惊奇地问：

“明姐，你在想什么问题，想得这么神秘呀？还要找个安静的地方，还要望着河水出神……”

“傻丫头，什么都想问，总是多嘴多舌的！……就是不告诉你！”

“不行！”苗虹手一甩，窜到一棵柳树旁，跺着脚，佯作生气地喊道，“明姐，你要不告诉我呀，我可不饶你！”

柳明站起身来，缓步走到苗虹身边。一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依然沉思地望着河水。半天，才扭过头对身旁的苗虹严肃地说：

“小苗，我在想，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进攻，国家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又是这么贫困悲惨，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象咱们俩吧，还是读了大学的人，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该怎么做才好呢？咱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哎呀呀——”苗虹还没听完柳明的话，就叫了起来，“明姐，我还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苦闷事儿，才独自跑到这儿沉思徘徊呢。原来——原来是为这些事呀！这些国家大事光你我发愁管个什么用？日本人来了，咱们也受过一点军训，就打

他们得了嘛。”

“看你想得多简单！”柳明还是严肃地盯着苗虹。她的眼睛没有苗虹大，可是清澈、明亮，好象湖水般荡漾着魅人的光泽。“小苗，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是学医的，多么渴望在医学上能够对祖国有点贡献呀！——我日夜都盼望着自己早点毕业，早点登上中国医学的圣坛……可是，你看，现在日本加紧了进攻，学校的重要仪器，暑假前就装箱南运了。没有仪器怎么做实验？再说人心惶惶，这几个月来教授们焦虑不安，同学们上课也都安不下心。咱们的学业前途怎么办？学业停下来，一事无成，我怎么对得起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父亲呢？……”

苗虹忽闪着大眼睛，好象没听懂似的，看着柳明忧心忡忡的神态，反而顽皮地笑了：

“明姐，瞧你！简直是‘杞人忧天’！中国这么大，就算日本鬼子打来了，咱们照样也有地方上学呀！爸爸说过，如果日本人进攻到华北来了，他就带全家上南方去。国民党里他也认识些人，到那边还照样当教授。我们就和他一起到南方上大学去不是一样么？”

“不。”柳明摇了摇头，“我只有留在北平，哪儿也去不了。你想想，我爸爸教小学挣那么点薪水，一家子糊口都困难。我现在上大学，还得靠教家馆挣几块钱贴补家用。到别处去，丢下父母弟弟，我怎么忍心？再说到别处去吃什么？更甭说上学了。”

苗虹的神色变得严肃了，她睁大眼睛望着柳明，若有所思地说：

“明姐，你说的也许对。瞧我——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上的困难……那这样好吧，你不跟我上南方去，我就跟你留在

北平。反正我不离开你——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柳明微微一笑，说：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你跟着我，那么——你的那位高雍雅呢？你一天不见他，就念叨他多少遍……你舍得离开他呀？”

苗虹轻轻打了柳明一下，瞪圆了眼睛说：

“我跟他好的程度，可不如跟你——不过，你相信他是在爱着我么？”

“相信。他挺爱你，我知道——你也爱他……”说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个好看的小酒窝，柳明笑了。

柳明是北平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父亲柳清泉是个穷苦的小学教员，本来供不起女儿上大学，可是柳明求学心切，一心想毕业后当个高明的医生，或者当个医学院的教授，所以当她十七岁高中毕业那年，就自己托同学找了个家馆，给有钱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每月挣几块钱来补助学费。艰难的生活，以及想当教授、学者的理想促使她刻苦用功，发奋学习。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尤其经过有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柳明除了仍旧用功学习外，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后来，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和苗虹还一同参加了北平学联和二十九军进步军官一同举办的学生军事训练。从此，更唤起了她的爱国热情。

苗虹是柳明中学时的同学，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声乐系学习声乐。她父亲苗振宇是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现在是北平医学院的教授。柳明经常向苗虹的父亲请教些医学上的问题，也就和苗虹更加要好了。柳明学习努力，做事认真，性情温静，对苗虹总象个大姐姐。因此，天真热情的苗虹就非常喜爱起柳明来。

柳明的母亲是芦沟桥附近小柳庄一个中农家庭的女儿。学校放暑假后，柳明根据学校民先队的布置——到农村去接近农民，邀苗虹和她一同到姥姥家来住些天。苗虹在城市里呆腻了，也愿到农村见识见识。乍到乡村，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她们，时常拉着柳明到河岸旁、柳林里、沙丘上，散步呀，唱歌呀，沉迷在大自然的美景里。她的嗓子好、音域宽，好唱《松花江上》、《毕业歌》、《新女性》、《马赛曲》、《保卫马德里》和《渔光曲》这些悲壮的歌曲。常常得了机会，她向农民们唱；有时，也独自唱。她唱着唱着，自己就激动得涌起泪花。柳明也喜欢听她唱。有时两个朋友还一同唱起来。过路的或下地的农民和小孩，常常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两个城市女学生的异常神态，可是她们却“我行我素”，毫不在乎。

今天，当柳明怀着愁闷的心情一个人独自跑到河边的沙丘上时，苗虹也追了来。

正当她们坐下来，兴奋而又忧虑地漫谈着时，远处蜿蜒在高粱、玉米叶子当中的一条小道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大姑娘，背着打草的筐子，脑后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冲她俩跑来。一边跑，一边用清脆的声音喊道：

“明姐姐，苗妹妹，你们在哪儿哪？二姨姥姥急着找你们哩！”

那个打草的姑娘上身穿粉红色带花点的大襟单褂，下身是一条浅月白色的单布裤子，脚上着一双扎花儿的黑布鞋。看姑娘跑到河边上，苗虹轻轻拉起柳明，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藏了起来。

这走近来的姑娘姓周，名叫香兰。她背着半筐青草在河边上东瞧西看了一阵，不见人影儿。忽然，听见苗虹咯咯的笑声，

她急忙放下草筐跑了过来，轻轻在苗虹细嫩白净的脸蛋上捏了一把，努着小嘴带笑说：

“你这个丫头，真调皮！大热天叫我好找，你们还躲藏起来……”

这个姑娘是柳明姥姥家的邻居，从小和柳明一起长大。柳明虽然成了大学生，对这童年时代的伙伴，仍然怀着深厚的友情。苗虹因为和柳明要好，也就喜欢起聪明美丽的香兰来。

苗虹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

“香兰，你二姥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呀？你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今天还不赶紧去准备嫁妆，背着个筐子打什么草呀！”

香兰霎时绯红了脸，捶着苗虹的脊背喘吁吁地说：

“二姨姥姥给你找了个好女婿，叫你去相看哩！快跟我回去，要不，人家走了就见不着了。”

苗虹一点不害羞，听了香兰的话，反而用小手打着拍子笑嘻嘻地说：

“给我找女婿呀？二姨姥姥挺疼我哩！我爸爸妈妈给我找过好些个，我一个都不要，这个小女婿呀，得我自己相中了、喜欢他了才能算数。香兰姐，你那新郎王永泰，那个工人小伙子，不也是你自己相中的么？明儿个，我跟明姐一定上你婆家去喝你的喜酒。你只有一个公公，没有婆婆对不对？”

大姑娘的脸突然象一朵刚绽开的鲜艳的玫瑰花。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忽闪着。一边惊讶地望着苗虹和站在一旁只是微笑的柳明，一边轻轻用二拇指在自己的脸上向苗虹搔划着羞她。

“找爱人有什么可羞的？你这个封建大姑娘！”苗虹满不在乎地向香兰咧嘴笑着。

“姥姥找我们有什么事？”柳明这才开口问香兰。

“二姨姥姥怕你们两个大姑娘在歇晌没人时候各处乱跑，

再碰着坏人，不放心，急得直转磨儿。我就忙着找你们来了。两位姑奶奶快跟我回家吧！”

“怕什么！你瞧这儿多安静，咱们再在这里呆一会儿好吗？”柳明央求起香兰来。

香兰点点头，说：“也好，我今儿个再多割点草，也好喂那一条驴腿*。”

苗虹没理会她们的谈话，却东一下子西一下子，采摘起岸边盛开着的各色野花来。她一边摘一边小声笑着对柳明说：

“香兰姐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现在咱们给她编个美丽的花环，送给她戴好吧？”

柳明没理会苗虹，却冲着正伏身在河边割草的香兰低声说：

“兰姐，这兵荒马乱的，干嘛这么快就成亲？你才十九岁，家里又没有爸爸——我大姨多需要你帮着过日子……”

香兰听柳明说的是真心话，低声回答：

“正是因为兵荒马乱的，我妈怕留着大闺女在家不放心，这才同意叫我快点过门去……明姐姐，我真舍不得你……”香兰说着，直起腰来，把流下的泪水用衣襟擦去。

柳明呆呆地望着香兰，心里也涌起一股惜别之情。

“那你就去吧！你不是说跟永泰还挺有感情的，那，我祝愿你们白头到老……”

香兰红着脸向柳明点了一下头，感谢她的祝福。

柳枝随风荡漾着，河水无声地流着，这歇晌的农村午后，除了蝉鸣就是花香，再就是香兰那握着镰刀的敏捷的手，在青草丛中发出的唰唰的响声。

* 贫苦农民四家合养一头毛驴，一家算一条驴腿。

一个别致的小花环编成了，苗虹捧着花环，蹑手蹑脚地走到香兰身后，突然举起花环向她头上一戴。

香兰吓了一跳，蹦起来扭过身子，轻轻地把头上的花环拿下来，扔给苗虹，说：

“你这该死的丫头，又捣鬼了！”

苗虹举着花环左看右看，还用鼻子嗅着它散发出的浓郁香气。

“你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我给你编个花环，多好看哪！戴上它，比戴凤冠霞帔可漂亮多了！”说着，苗虹举着花环又要往香兰头上戴。

香兰笑着，躲着，同时背起沉甸甸的青草筐就往回跑。

柳明一把拉住她，夺过她的草筐背在自己身上。她微微皱了皱眉头，说：

“苗虹，不要这么淘气了！我们心里都怪难过的，瞧你还这么开心……”

苗虹见柳明说她，一赌气把花环扔到河水里，撅着嘴跟在她们身后走了一段路。忽然，唱歌的兴趣上来了，咳嗽一声，对着柳明和香兰的背影，用清脆的声音唱了起来：

美丽的新娘爱着你那年轻的新郎，
多少只眼睛向你们投去祝福的目光。
幸福啊，欢乐啊，象一道道温暖的阳光，
永远，永远照耀在你们那小小的茅屋顶上，
茅屋顶上……

“你这多嘴的丫头，什么茅屋顶上？……”香兰不识字，不能完全听懂苗虹歌词的意思。但是，她明白这是个为她祝福

的歌儿。她心儿怦怦跳着，脸又变成了一朵红玫瑰花。

“小苗，你也作起诗歌来啦？一定是高雍雅教给你的……”

“不许你再说他——他在我心里是多么神秘……”不等柳明说完，苗虹急忙用手捂住了柳明的嘴。一刹那，她的脸也变成了一朵红玫瑰花。

二

清晨，天阴沉沉的，象要下雨的样子。

一顶陈旧的小布轿，绣着凤凰、牡丹、红花绿叶的图案，在几个吹鼓手的前引下，吹吹打打地走上了芦沟桥。那雕刻在桥上的数不尽的石狮子，也带着惊喜的目光瞧着从它们身边走过的娶亲的人群。

小轿抬到小禹庄东头王永泰家门前停住了。他家没有院墙，只有一架丝瓜棚支在房前，算是一道门墙。小轿放在瓜棚下，吹鼓手们被孩子们围着，在一片嘻嘻哈哈的喧笑声中，起劲地敲着大锣，鼓着腮帮子吹着唢呐，双手不停地插着大鼓——“冬冬冬”、“锵锵锵”、“乌哇乌哇”的响声，给娶亲的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而热闹的气氛。

王永泰家的小板门紧闭着。迎亲的三婶挨着瓜棚下的小轿，拍着板门，按着传统习惯，拉着长声喊道：

“新娘子来啦！吉时吉刻到啦！开开门吧。”

“冬冬冬”、“锵锵锵”的锣鼓声，“乌哇乌哇”的唢呐声，“看新娘子呀”的喊叫声，欢快地沸腾着，淹没了迎亲三婶的叫门声。

三婶看看吹鼓手们脸上、手上的汗珠，望望嬉笑着看热闹

的孩子们，又第二次拍着板门喊道：

“新娘子来啦！吉时吉刻到啦！快开门吧。”

站在屋门里的王永泰，浑身火辣辣的，早就忍不住了。他伸手就要开门，被旁边一位老奶奶一把拉住，气喘吁吁地说：

“孩子，等会儿！这是有说道的呀！不叫第三回门，不到吉时吉刻，可不能开门哪。”

新郎王永泰二十三岁，身材魁梧，宽肩细腰，是个又诚实又健壮的好小伙子，在长辛店机车修配厂当学徒工。因为上下班总打小柳庄过，时常看见一个梳着大辫子、扎着红头绳的大姑娘，在路边的碾子旁，抱着碾棍推碾子。不知怎的，他看中了这个俊俏的大姑娘。父亲王福来，早就死了老伴，就他这一个儿子。听说儿子看中了这个大姑娘，这个大姑娘对儿子也有意，他就千方百计地托人说妥了这头婚事。这次，为了给儿子成亲，还向地主禹老四借了整整一百元现大洋。

花轿临门了。唢呐越吹越欢，锣鼓越敲越带劲。

永泰的心象小鹿似地乱蹦。香兰就在门外，只隔着一层门板——多少日子了，就盼着她来……她可来了！就要进来了……在香兰的心里，也仿佛已经看见了永泰。想到就要和自己看中的、有情有意的小伙子一起过日子了，香兰的心也扑通扑通地激跳着……

三婶第三次拍着板门，高声喊道：

“吉时吉刻到喽！”

屋门立刻打开了。永泰已经看见花轿了。三婶刚要伸手掀开轿帘——就在这人声笑闹、锣鼓喧天的顷刻间，突然，空中掠过一声惊人的呼啸，接着是一声霹雷般的巨响。冲天的火光，滚滚的硝烟腾空而起——一颗炮弹在人群中爆炸了！

这是哪里飞来的天外横祸？